

在斜坡上“扭秧歌”
——中国“后印象主义”印象

◆ 达世奇

有画友赞忻东旺作品，我去查看。作品写实，学弗洛伊德技巧，表现中国底层市民。我曾见过其他画家也有类似的作品。

回顾三十年，中国的写实人物油画基本上分成两个走向：

一、“幽默写实主义”。作品有伤感和讽刺漫画的特点，是那个时期画家对社会的真实感受，使他们成功登上当代艺术舞台。但是到了后期，老面孔仍然在重复中迂回。没有将感受提升为一个既有独立的哲理，又摆脱模仿西方已有的艺术躯壳，来表现社会的变化和发展。

二、保持较严肃的传统写实。这个画家群数量庞大，都是美术学院认真真的毕业生。其中又有两种发展：1.被称为“学院派”或者“实力派”，继续画传统写实，画西藏少数民族，上海旗袍妇女，裸体美女和各地的风俗化美女等等。2.有求变图新的愿望，如忻东旺。当英国人物画派弗洛伊德出现时，他们集体被惊艳到了。

有国内理论家撰文介绍毕加索的历史性影响，说毕加索将人物形象打碎是划时代的视觉转变。其实艺术的发展永远是斜坡向上，即使有小阻碍，也有视觉上的衔接。我说的斜坡，是指从客观写实的山底，逐渐向上爬到抽象的山顶。这是画家本人，也是整体社会对外形的渐渐抽象，从惊讶抵触，到习惯接受的过程。

纵观艺术史，比较有视觉断崖感的是印象主义，因此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冲击，批评如潮。由于年份接近，这种断崖感还拖累了后印象主义。但是早期的印象主义画家，他们的学生时期还很古典。在巴比松野外写生的带动下，他们发现古典写实不能再现室外的光线。他们用新的技术来更替古典的手法，但是目标还是客观写实。就在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真实被观众理解之后，社会原谅了他们表现外形的松懈与简化，因此印象主义才是艺术史肢解外形的转折点。之后的艺术发展，不论

是表现主义，未来主义，还是立体主义，都没有造成冲击社会的波澜。因为在后印象主义之后，大众度过了从感觉到观念的转变，爬上了肢解外形的视觉斜坡。

毕加索从年轻到去世，每一个时期都在创新，他是西方第一位多变而又成功的艺术家。人们为他的个人创造力打出高分，而不是立体主义肢解外形的影响力。

中国艺术家在上世纪末对西方艺术的了解，梵高肯定比弗洛伊德有更大的知名度。1980年，我在艺术学院学画梵高的短线色彩并置时，有同学表示对梵高难以接受。那个时期，没有人知道弗洛伊德。为什么中国的写实艺术家开始求变时，是受到晚辈大师弗洛伊德的冲击，而不是100年前的梵高？因为对中国艺术家来说，他们不是站在西方的斜坡上，而是隔岸观火。梵高成了中国传统写实对岸的断崖峭壁。中国的画家，也需要一个视觉的



■ 忻东旺《笨嘴》

斜坡，才能爬上理解梵高的山顶。弗洛伊德，正是这个斜坡，引导了中国写实油画爬出了传统的陷阱。

在经历了徐悲鸿严谨而细致，和前苏联学院派的沉重和结实的写实之后，弗洛伊德的出现使中国画家一面倒的成为了“弗粉”。他的画笔那么潇洒轻松地转几下，竟然可以把人体的重量与体积表现无遗。这是弗洛伊德成为中国画家视觉斜坡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弗洛伊德画赤裸的胖女人与老男人，用表现性的扭曲与“画丑”来摆脱古典写实的人体完美感，成为另一种忠实于对象的写实楷模。因为像胖女人物的人物，在西方普遍真实存在，已至被中国画家误解为在当代抽象泛滥时“写生模特的回归”。

有一个同类的例子：罗马尼亚画家柯尔尼留-巴巴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时，也是一个“斜坡”，引导了一些中国画家学习模仿。同样



■ 卢西安·弗洛伊德《穿银色西装的男子》

★ 不同艺见

什么是独立评论

◆ 王南溟

有的画家画画，事先想好画什么怎么画；有的则举起笔来都没想好怎么画，直到落下笔才有了灵感。有一次，看程十发先生画画。他说画牡丹，提笔沾色落在纸上后，犹豫了片刻突然又说：“改画紫藤吧。”

★ 林距离

随性

◆ 林明杰

不理解的会觉得这样的画家太随性了。其实画画最重要的就是随性。

影响一个画家作画的自身因素，无外乎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。用手操控的技巧属于生理因素，而情绪、个性、趣味等则属于心理因素。就像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人每天每时的心理和生理状况都是不同的。绘画的真实性不仅指其所描绘对象的真实程度，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艺术家本人创作当下的心身状况。我们往往过于执着于先入为主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设想，而过于执着理念就会疏忽当下的自己。明明今天心静如水，却偏偏要画得波澜壮阔；明明心情忧伤，却偏偏要画得阳光灿烂；明明自己长着双“大泼墨”的大脚，却偏偏扭捏作态装小脚去画“小工笔”……我们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，记住乃至揣摩透了许许多多前辈大师的模样，却偏偏遗忘了自己内心的节奏。

一个艺术家的一生，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生。但大多数人却在找别人，学别人。学得越多，走得越远——离自己越远。那些画“传统”国画的人是那样，那些玩“当代”的也是如此。尤其某些神神叨叨玩“当代”的，比较能唬人，甚至把自己都唬了，觉得自己特别艺术，特别时髦——其实也不过是模仿别人的样子在演戏，只不过模仿的那个人我们大多数人不熟悉罢了。

禅宗在唐代也有点像时髦的当代艺术。有个不知真假的故事，当人们问某禅师佛理时，他往往举起一个手指道：“这就是万法归一。”他身边的小和尚很聪明，也学了这一套去回答信徒的疑问，特别酷，粉丝也不少。他师父发现后一刀砍了他的手指，喝问：“一归何处？”小和尚下意识地举起了手指，却发现手指没了，顿悟！

上海有个画家为了摆脱自己练就了前辈名家功夫的右手，改用左手作画，这与这个“一指禅”异曲同工，都是为了找到真实的自己。

求真，真的不易。最近，艺术品秋拍开始了，冷了很多的市场好像有点“起蓬头”。如今，我基本是在朋友圈看拍卖。看不懂的是，好几件走红的拍品，穿着高大上的龙袍，却让我感到了龙袍下透出了鬼鬼祟祟的气息。赝品非但进化出新花样，还更厚颜无耻了。

不过，穷人不操富人心，咱不趟这个混水。要辨别艺术创作中性情之真伪很难，但说出来麻烦不大。艺术品拍卖的真伪并不太难辨，但说起来很烦。画画可以随性，写文章别太随性，打住！